

## 人世间

## 一声梆子，情思悠长

方寸

清晨，远山和朝阳还在相拥而眠，山野村庄一片浓墨。我和福红并肩行走，路不平，还崎岖，天天走脚下倒也不趔趄。鸡鸣、犬吠、鹅叫、流水哗啦啦……三两颗星星在天边眨着眼睛，朦朦胧胧，冷露湿重。

前后三三两两的，走着其他人，都是同学，同班的，同级的，至少也是同校的。一声梆子响，敲破了充盈天地间的静，也敲破了夜的黑。东山放出的鱼肚白，佝偻出一个带弧度的人影，左手拿梆子，右手执小棍儿，身前一辆平板车，热乎新鲜的豆腐味儿使得晨露更加湿重。我张嘴喊了一声“大爷”，一声“嗯”闷在梆子声中。我瞥一眼旁边的福红，身前身后不少目光也瞥过来，还有人吃吃地笑。福红噘着嘴、昂着头快步走过去，我脸上也挂起笑快步跟上去。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了：敲梆子的人是福红的父亲。

鱼肚越来越白，村庄山野，庄稼小路，渐渐露出眉眼，炊烟袅袅婷婷，天地生动起来。

福红家与我家住在一条街上，隔着两户人家和一条南北路。当乡人们抡起连枷打起豆子时，就到了白露。秋末，农活儿渐歇，忙碌一年的乡人不再被节气撵着上山下地，收起犁耙锄头，将耕牛赶进厢屋，开始冬藏，但依然忙活。乡人的话朴素至极：只要活着就得忙，要想好好活着得更忙。

乡间小路上，一辆自行车和一辆牛车迎头遇见。自行车问牛车：忙什么呢？牛车回答：忙着活呗。两串爽朗的笑声滚荡在山野间。

再遇见，自行车又问啦：忙活什么呢？牛车回答：上山送粪。

当忙和活连在一起，大家似乎只记住了忙，却忘了忙是为了什么，感受更多的是累、乱、急，忽略了带你上路奔忙的希望和由此带来的快乐、欢愉，甚至惊喜。

都冬藏了还忙活什么呢？各家有各家的副业。福红家的副业就是做豆腐。深夜，人和狗都睡了，鸡鸭鹅猪也都趴窝了，只有她家的灯亮着，热气氤氲着小小的房子。从门窗和烟囱泄露出的烟依依袅袅，跟昏黄的灯光一起，给寒冷的冬带来一丝温暖，也让夜更加宁静。

有时，母亲会让我捧着一小瓢豆子去福红家换回一小块豆腐，装点一下只有地瓜、饼子和熥白菜的冬日餐桌。别看豆腐再素净不过，却曾给那些年苍白的冬天带来许多颜色。到年根，母亲大方起来，端出一盆豆子，双手交给福红妈。几天后，福红推来一整包热气腾腾的豆腐。热豆腐的香气，勾着我们的馋虫，眼珠子更是直勾勾的。平常总会先割个小角塞到我们嘴里的母亲，此时严厉告诫：供养（除夕夜祭祀）以前，谁都不准动！嘴馋、偶有偷吃的我们，自然知道其中利害，敬畏先人是父母从小的教诲。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福红爸爸手里的梆子，小枕头一样长扁，乌黑油亮，小棍儿一敲，声音悠长。我很想拿来摸一摸，敲一敲，可我连近距离瞧瞧都不曾有过。福红妈妈膀大腰圆、能言善谈，福红爸爸驼背寡言、不苟言笑，从未见他跟小孩子说过话，我们都不敢靠近他。

年前，我跟朋友去明泉村参观。刚下车，就看见一条长长的巷子，自东向西，顺势而下，尽头隐在晨雾中。梆子声从巷子深处，由里而外，越来越近，一个女人推着平板车，踏着冰雪路，走几步停一下，拿起梆子敲几下。梆子声连接了记忆中的梆子，也勾起我少时的遗憾。我热切地要过女人手中的梆子，细细摩挲。也是小枕头样儿，白白的，扁扁的，肚子侧面被抠了一个细细的长方形的口，散发出木头的味道。看起来，跟福红爸爸的梆子不一样。我右手握着细白的敲棍，在梆子上敲了一下，响声中带着潮气。我又敲了一下，潮气中带着湿气。或许是雪融化后潮湿了空气。

“昨天木匠刚做的。”女人说，“敲棍儿也是新的，还涩，声不亮。”

“你做豆腐多少年了？”

“很多年了。俺公公那阵儿就揍（方言音，即做），后来俺老头儿揍。以前都是他推出来卖，现在他去厂里打工了，只能我出来卖了。”

“白天打工，晚上做豆腐？太累了吧。”

“买了个小机器，不是和以前那样人工用大筐箩揍了。那样确实太累了。俺老头儿打工的厂子就呆（方言音，在的意思）村里。”女人往北一指，那儿有个公司。

“本来说今天不揍豆腐了，可他早早回来了，就揍了。俺公公更是放不下，他说这周围村的人都爱吃，外面买的没有豆腐味儿。”

“给我来两块吧，我要这两个角边。”过年买豆腐的仪式感没有缺失，“都富”“兜福”的愿景早已深入骨髓。

## 风物咏

## 飞雪迎春

牛图

二十四节气带着刀刻的痕迹，大寒后的立春，虽然粘了冬的尾巴，但却慢慢摒弃严寒，明显的便是把风高高扬起，不再四处踅摸，见了毛孔似的缝隙便钻，立春一到，风从南来，带着一股暖，仿佛齐刷刷断了那个寒，摸一把，在掌心里温乎乎的。

不记节气的人也会抬头望天，哟，天气到底暖了！日照时数和强度在增加，气温回升，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活跃起来，雨水增多。某一天，气温竟然高达十四摄氏度，年轻人都要上了单；此时，偶尔也起朔风，跟南风相互纠缠，毕竟是强弩之末，刮一天，给人冬天的回味，不枉它的吼叫。说着，春天的第二个节气——雨水到了。听听这名字，便远离了冬，让人想到雨，想到水，意味着从这一天起，下雨的日子多了，水淋淋的日子多了。这时节的雨不像夏雨的快、狂、猛、烈，它要来几乎没个声音，雨点儿细、小、瘦，轻飘飘的，怕扰了苏醒的万物，春雨大都在晚间潜入，无声而来。有时候，它们由不得自己，会变成细小的雪粒儿，唰唰落下。俗语：清明不断雪，谷雨不断霜。可不是嘛，春天毕竟刚开了个头，底子薄弱，突然来个倒春寒，温度骤降，明明雨水前十四五度摄氏，哗啦就落到了零下五六摄氏度，那些本来在空中的小雨点儿，落着落着，被风寒围上来，挟持道：“小雨点儿，变了吧，变作雪花吧？”

雨点儿不情愿地变啊，变了无数的雪粒儿，在雨水的第二天晚上，前仆后继落下去。

它们虽然有洁白的身子，但没了星星的美，那是它们不情愿地抹去了棱角。它们嘀咕，本来我们伴着和风、湿润的空气，预备在人间急需我们的时刻到达，我们是及时雨，如温情少女，迈着纤纤细步，娉娉婷婷而来，大诗人夸赞我们：“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们的好，在做了好事不言不语，心灵美而不言美，这可好，让一个倒春寒，把我们变作了冬天的雪，生生蒙上了一层寒冷，给人间万类一个冷不防，那刚冒头的迎春缩了头，那柳芽儿亮起铠甲护身。

这倒春寒的朔风刮起来，没个大小，说大，能把船掀翻了，能把树木扳倒。它携带着我们，铺满了沟壑，铺满了田地。空中飞的兄弟姐妹相互邀约，飞啊，快点儿飞呀！咱们飞到乡下去，飞到农田里，飞到果园里，不枉咱们的使命。有个姊妹惊问道：“太累了，飞到哪儿算哪儿吧，风太狂了！”不行呀，姊妹，飞到城里，影响交通，最后被扫进污水管道。”“好啊，那就跟风较劲，往乡下飞。”

开春的第一场雪，给乡下果农一个冷不防，昨天穿单衣忙活着剪树，忙活着整地，准备放开身子大干，今天就变了脸儿，降下厚厚的雪。意识里的雨水，忽然成了雪。不同的境况给果农提了个醒，莫要耍单。春捂秋冻，慢慢适应气候的变化。任何事物的发展，不是线性向前，而是充满了曲折，螺旋向上。正如这倒春寒转了个弯儿，给坐车的人一个惊吓，给行走的人一个趔趄，或者把漠视变化的人甩下人行道。

雪粒儿挤在田里，地下存的已经不是冬的温度，泥土开始沸腾，它们伸出无数手，把雪粒儿拥在怀里。雪粒儿终于化作水，找到了未来的家。

北风继续狂吼，春天里的一场雪在继续下。风发出各种声音，它在留恋冬天的况味，雪却懂得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春天里的雪，凝满了百花灵魂的雪。我们是春天的使者，铺开天地间的白纸，一写告别冬，一写拥抱春。一粒粒雪花落在梅花上，落在茶花上，落在蟹爪兰上，刹那变为雨滴。

那满地的雪，厚则厚矣，风一停，阳光一出，南风一吹，终究为一地雨水，它们本就是水，只是以亮丽的风姿，给春一个惊喜。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百花中的梅花早就渴望一场大雪后，它在山花烂漫中的大笑。

好啊，多好的一场迎春雪！

## 诗歌港

## 春季

杨书清

时间的不确定性，忽略了温度  
季节落在山村，彰显着冷暖分明  
一片片六角形的鹅毛  
筑起孵化的巨巢  
从交九到出九  
九九八十一的祈盼  
一个精灵睁开了眼

牵着复苏小河前行的风  
在枝头不经意地摇来晃去苏醒了  
一匹烈马，昂首扬鬃，轰轰烈烈  
尘土飞扬，奔跑在希望田野上

本能自发的一个个迎宾吹鼓手  
在风的吹奏棚里，一口气把冬吹绿  
料峭告诉木讷的空旷  
惊乱了啃着冬末枯荣的牛羊的思绪  
立体声的忙碌回荡在山乡  
冬，告别了四个阶段之一的霸权地位

## 我想你了

林基强

人生中总有一些物事  
在不经意中，像闪电  
倏忽间击中你的心灵  
像春风，不是刻意地  
拂过心田  
却早已吹皱了心湖的微波

我想你了，我儿时的玩伴  
我们曾穿着打补丁的衣裤  
奔跑在乡村的小路上  
阳光下，打纸牌、过家家、玩泥巴  
有时为了一点点今天看来  
已不是小事  
也会像两只小斗鸡  
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在一起  
只是分分钟便和好如初  
尽管已是满身尘土

我想你了，我中学的同学  
高考有无尽的压力  
我们已不能  
像儿时那样嬉戏追逐  
晨时的微风  
课堂上的沉思  
晚自习煤油灯的摇曳  
忽然间，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  
你我会心地一瞥  
只一瞥，却入了心底

我想你了，我飞行学院的同窗  
破晓的晨曦，远处的天地线  
胸腔里澎湃着无限的生机  
巍峨的山峦，奔腾的江河  
机翼下的黑土地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无穷的希冀  
横滚、斤斗  
俯冲、跃升  
万里晴空，我们恣肆着  
青春无敌的豪气

我想你了，我海军的战友  
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守卫海疆决不退让  
首战用我，是一个战士勇敢的担当  
用我必胜，是一个军人郑重的承诺  
历尽千帆期浪远  
安不忘危方得安  
今天虽已解甲归来  
但我仍时时地关注着  
——尚在搏风打浪的你